

发往天堂的“情书”

风暴面前 不倒下的 父母双亲



逝者档案

●母亲姓名: 张申一
●终年: 70岁
●生前身份: 小学特级教师

●父亲姓名: 陈松之
●终年: 65岁
●生前身份: 银行系统干部

□陈锐

父亲解放前曾任天津中国银行会计部主任,是建国后第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先生亲自点名选聘的40余名业务骨干之一。建国初期他在湖南搞手工业合作社调查,提交给总行和国务院的调查报告引起高层关注,因而被毛主席召进中南海参加专题座谈,并集体合影和用餐。母亲大学毕业后一直潜心幼童教育,曾是北京市小学界少有的一级教师。1957年,父亲因向不懂业务的顶头上司提出“要认真学习业务”的建议,被定为极右分子;母亲因认为苏联教育专家硬性向中国照搬苏联教育模式不符合国情,被指攻击党的教育方针,也被打为右派分子。后来因中苏关系交恶,母亲打成右派的理由不再成立,于1960年被甄别摘帽。父亲被逐出总行下放山东,母亲为照顾他的生活,毅然带着我和妹妹随父亲一同来到举目无亲的山东莒县。

父亲在莒县人民银行当了一名信贷员,母亲在莒县当了一名普通教师。父亲虽然从一名国家级的银行信贷业务高管“跌落”至业内最底层的基层信贷员,但并没有影响他的信念坚守和业务水平的发挥。小至市面上的解放鞋的规格、号码、销售量,他都能够分析得头头是道,令常年从事批发、零售的

供销工作者赞叹不已!大至全县几百万劳动力从事的水利工程所需的配套物资,县领导指名“让北京来的老陈”做供应计划。

母亲虽然变换了单位,但工作性质却没有改变。她始终坚持“教书育人”的理念,而且把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那时候我和妹妹的衣物“利用率”极高,可能今天还是我的,明天没准就已经穿在她的学生身上;当时家里吃饭极其简单,但四口之家的饭桌上经常要增加几名年少的新成员,有时甚至我的床铺上也有素不相识的小朋友成为“卧伴”。这些学生后来有的在国家机关担当要职,有的在其他战线出类拔萃,但不论在哪里,他们大多没有忘记自己的启蒙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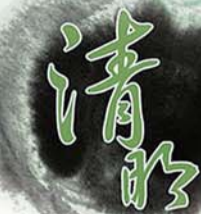
生活如果一直如此持续下去,一切反而变得简单。但不期而至的“文革”让父母再次遭到政治迫害,尝尽了各种苦楚和人生百态。父亲被关进“牛棚”,不许回家。白天往各办公室和食堂送水,打扫机关院落和公共厕所卫生;晚上参加各种批斗会,受尽各种污蔑和拳脚欺侮。母亲的遭遇更加恶劣。由于与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有大学同学关系,使学校内的造反派生认为抓到一名“大鳄”。有时,上着课就会把母亲从教室押走,诅咒、谩骂、殴打,甚至戴上高帽在地域狭小的莒县城里游街示众。但即便如此,一

旦遇有暂不批斗的间隙,母亲会尽快整理仪容,回到伴她终生的五尺讲台,回到视同已出的学生中间,抖擞精神开始孜孜不倦地授课。我也曾问及母亲,在这种环境下还有心思讲课吗?她同样笑曰:这是最好的释怀方法。

粉碎“四人帮”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父母先后得以平反昭雪。父亲很快调入人民银行临沂中心支行,继续从事他为之奋斗一生的金融事业。母亲调入临沂地区教育局教研室,从事小学教育研究工作,她撰写了大量教案,开办了无数堂公开教学课程。1979年,母亲接受王震副总理邀请,代表沂蒙山区的小学教师参加了国务院在北戴河举办的全国优秀教师疗养,同年,被评为全省首批小学特级教师。

1981年初春,我们正沉浸在劫后余生的喜悦之中,父亲查出了晚期直肠癌,在北京医治无果的情况下,父亲坚决要求回到临沂,并写下遗嘱:“身后将遗体无偿贡献给医学教育机构,供解剖研究;并请求组织不搞任何形式的追悼活动。”1982年3月17日13时,父亲溘然长逝。母亲连任两届全国人大代表,届满卸任时,已经68岁。1994年6月18日晚,母亲一觉睡下,再也没能醒来。

这就是我至亲至爱的父母双亲,愿他们九泉下安息。



仰望高山, 追思岳父

□吴敏

岳父高成东已去世5年,我几次想写点什么,抒发怀念之情,但每次提笔又无奈放下。岳父,您就像一座高山,仰头看不清峰顶的景色;您就像一条大河,俯首看不透激流的深浅。您的音容笑貌,鼓励或批评,都仿佛四季鲜花,在我梦中长久绽放。

您生长在沂蒙山,贫寒赋硬骨,山风塑正气。自17岁参加革命,风餐露宿枪林弹雨,为穷苦人翻身解放英勇战斗。建国后您长期留驻江苏,在泰县历任军政官员,位高却平凡,权重而清廉,从不为自己谋私利。

离休后,您举家回山东,心系父老乡亲,难忘蒙山沂水。虽然生活条件艰苦,您也乐在其中。您用实际行动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宁要正直清贫,不图邪恶富贵。您安息在高山上,山就是您的身影,风就是您的笑声。

与爷爷在一起, 奶奶您幸福吗?

□高丽华

如果我的奶奶没有故去,今年就是百岁之人了。

奶奶是一个极为宽厚的人,从不与人争长短计得失,一双颤巍巍的小脚总是迈着和缓的步子。爷爷去世时,奶奶才四十八岁。此后的岁月,虽有我们承欢膝下,但毕竟少了爷爷的陪伴。

五年前,那个阴冷的二月十一日,我们送奶奶回老家与爷爷合葬。远远望见爷爷的墓地,我的眼泪涌出来,“爷爷,您孤独吗?您想念奶奶吗?我们送奶奶回来了。”从那天起到百日圆坟,奶奶夜夜在梦里嘱咐我:过马路要小心;要多吃饭;遇事不要那么性急……那些日子我悲伤得无法自己。

逝者逝去,留下无尽的哀思,隔世的音容笑貌历历弥新。奶奶,与爷爷在一起,您幸福吗?

婆婆, 照顾好自己啊

□阙兴霞

那日晨起,泪湿沾巾,又梦见婆婆。说来也怪,每次都是梦见您走时给您整理衣服的情景,昨晚却是抱着您,您不像是远行的样子,神采奕奕。

追忆往昔,我们婆媳一场,从未红过一次脸,未高声说过一次话,所以,您总是夸我脾气好。逢年过节,给您买件衣服,您嘴上说,衣服很多了,别乱花钱了。可帮您试衣时,看见您眼睛里孩童般的喜悦,我就想,毕竟是女人啊,多老都喜欢漂亮衣服。

婆婆,虽然阴阳相隔一年整,可从未感觉您离开,只是换了个地方住罢了。

婆婆,您在那里还好吗?是不是已没有了病患的痛苦,照顾好自己啊。

父亲临终前 紧紧 拥抱了我



逝者档案

●姓名: 孙康宁
●终年: 87岁
●生前身份: 文化干部

□孙桂卿

父亲孙康宁高高的个头,大大的眼睛,双目炯炯有神,眉目之间透着一股帅气。父亲不仅有英俊潇洒的外表,还有着博学多才的内涵。父亲做人光明磊落,朴实正派,一生中受过很多挫折和不公平的待遇,仍矢志不渝,无怨无悔。

有一件事情令我刻骨铭心。那是1971年,我14岁,在济南第十六中学(现有英中中学)读初一,70人的班中我任班长。“文革”中党团组织陷入瘫痪状态,1971年恢复,重新发展团员,第一批团员每班一个,是培养团支部书记的。我第一个递交了入团申请书。第一批团员公布前,团委书记时老师表情严肃地找我谈话:“孙桂卿同学,你学习、品格方面的表现都具备了入团条件,但你的政审不合格未通过。”我不解地问:“为什么?”时老师遗憾地说:“你的父亲有历史‘悬而未决’的特嫌问题。”我目瞪口呆,顿时不寒而栗:生我养我爱我的父亲竟是特嫌,是特务!

放学回家后,父亲发现我哭红的双眼,已预感到发生了什么,就和我相视而坐。看得出父亲比我还痛苦。当时父亲正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母亲又刚承受了一

个大手术。父亲内外交困,身心疲惫,满脸的倦意,双眼布满了血丝。他语气深沉地对我说:“身正不怕影斜。孩子,首先你要相信爸爸,我弃笔从戎投身革命至今,堂堂正正,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历史上没有任何污点。”

父亲意味深长地说:“现在是非常时期,孩子,你要坚强面对,是非分明,咬牙挺过这一关。一些莫须有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迟早要真相大白,还历史一个真实的公正。”听完后我对父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笑着说:“爸爸放心吧,人不上团我会加倍努力,在外面做个好学生,回家做个好孩子,我不会为这事再哭了。”母亲重病在身,父亲还要接受审查,我不能雪上加霜了。从那一刻起,我懂事了,长大了,懂得替父母分担忧愁了。

其实天下的父母最容不得孩子在外受半点委屈,我和父母的眼泪都是在心里流。春回大地,1975年我高中即将毕业,有一天团委老师和文化局的领导来到我的教室,宣读了一份关于我父亲的《历史问题的组织结论函》,为我消除了影响,恢复了名誉。我捧着团委老师送来的迟到的人团表格,悲喜交加。历史还给了父亲一个清

白,我也为之扬眉吐气。

父亲落实政策,据中央军委批文给父亲补调了三级工资。父亲1983年离休,但离而不休,做《济南战役》一书的征编工作,1988年《济南战役》一书出版,2008年父亲又出版了《戎马征途的记忆》一书。

2010年11月父亲病重住院,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一天,我为他煮了鲜鱼汤和虾仁菜泥羹,一口一口地喂他。父亲吃完后给我提要求,笑着对我说:“我抱抱你行吗?”那一刻,父亲一点也不糊涂。我俯身弯腰,双手抱着父亲的肩膀,将脸贴上去。父亲顺势将双手交叉环绕在我颈后,说:“我对不起你。”父亲的话让我心里一惊,我知道,父亲是指我当年入团的事,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父亲还在为当年牵连孩子而耿耿于怀。于是,我开玩笑地对他说:“你对不起我什么呀?你给了我生命,给了我一个高高的个头,天生丽质的容貌,反应灵敏的脑袋,天真善良的品性,我得感谢您呀!”

那一天,父亲抱着我始终不肯松手,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我心里暗自思忖,这也许是父女间的生离死别吧!果然,第二天父亲就去世了。

□韩明红

33年前的那个秋天,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那年,我只有10岁。

多少年来,我不敢写父亲,我怕浅薄的笔写不出父亲如山般凝重的爱,但我能锁住我的笔,却锁不住我的痛苦,锁不住我对父亲的思念。多少个不眠之夜,我小心地擦拭记忆的伤口,无梦的日子里,不敢触摸对父亲的那份感情,可是父亲每天每天都在我心里,每天每天都在我记忆中。“沧桑轮回,唯有思念永相随。”又一个清明节即将来临,今天我伴着泪水向父亲倾诉,天若有灵,祈求天堂中的父亲能给我一点点音讯,能再给我一点点关爱,哪怕一点点。

我一直认为,我的童年时光是最幸福的,因为我有世界上最好的父亲。

父亲是建国初期参加工作的老革命,一开始

从事秘书工作,后来做了一个单位的领导。因为父亲喜欢女孩,在有了两个哥哥后,又有了我,终于满足了他的心愿,由此认定我是老天赐给他的礼物。他对这份“礼物”始终毫无原则,毫不吝啬地爱着、宠着,甚至从来没有对我高声说过话。

记忆中,父亲知识渊博,从善如流,对我所有的疑问,总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常常告诫我们要行善积德,以善为本。父亲处事公道,为人正直,深受同事的欢迎和爱戴。同时父亲以身作则,严谨自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戒烟。父亲年轻时曾抽旱烟,烟瘾很大,知道抽烟不好后,说戒就戒了,这让我对他的毅力很是敬佩。

但这种快乐就在我十岁那年随着父亲的病逝戛然而止。

一天,在大人神秘神秘的谈话中,在大人惊惶不安的表情中,我知道父亲病了,病得很重,做了手术。看见母亲流泪我心想:爸爸会是什么病呢?会死吗?不会,绝对不会,那么健康那么好的爸爸怎么会死?!

父亲做完手术回来,他脸上那

难忘 父亲眼中的 泪水



逝者档案

●姓名: 韩帮昇
●终年: 47岁
●生前身份: 盐务系统干部

